

在临川

■石华鹏



李海燕 图

作家王十月说：“不敢高声过抚州。”我理解这句话的潜台词，并深有同感。抚州即古时临川郡，现在的临川系抚州市的下辖区。我想说，来过临川与没来临川是不一样的。

临川这块土地挺神奇，诞生过中国文学史上一连串名字如钻石般发光发亮的人物：王安石、汤显祖、晏殊、晏几道、谢逸、谢过……他们身上的文学光芒穿透时空闪烁人间几百年。

小文人抑或大文人，踏上临川土地，内心便会萌生崇拜或敬仰之情：这么多大诗人、大作家、大理论家都出自这里，简直是奇迹，不可思议，不可名状啊。谁敢在此高声喧哗、高谈阔论呢？细细想来，这里边的心绪文章复杂又耐人寻味。一方面，走文学之道，或多或少受过这些前辈的熏陶，之前都在故纸堆上与他们相遇，今到他们家乡似乎与他们更亲近了些，有当面表示崇敬和谢忱之意。另一方面，面对这些功业卓越的同行，后来者也免不了有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我能像他们一样名垂青史吗？漫长时空面前我写作的价值在哪里？走一走他们走过的地方，看一看他们的成长历程，于自己的文学精进之路总该有点启示或领悟吧？

我，一个小文人，来此“才子之乡”，最恰当的方式和情态是，去几处有他们印迹的地方，走一走，坐一坐，静一静，或许能倾听在这片土地上遥远的文学秘语。

二

我坐在一块太湖石上——小满时节天气稍显燥热，石头的凉意让人感觉舒适——这些大小不一、形状自然的石头顺着池塘边缘随意摆放，围成一个不规则椭圆。池塘不大，有意挖得不规则，有百来平方米吧，塘中水色深暗，嫩绿可爱的小荷叶铺满水面，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挺立着，生命等待舒展的样子很可爱，有种静力之美。

眼光掠过荷塘，可见西南角有一亭，四角，绿瓦，红柱，名荆公亭。王安石别称王荆公，荆公亭当为纪念王安石而建。没错，我所在的地方就是王安石纪念馆。纪念馆是一座仿宋府第园林式建筑群。这座建于40年前的古典园林建筑曲径通幽、古朴雅致，门楼巍峨，影壁精致，曲折的游廊、碑廊连接主楼和各个庭院，水榭、亭台、荷池点缀其间，走进来便是一方天地，瞬时被一种浓浓的古典气息笼罩。

我从太湖石上转过身来，背对荆公亭，抬头，几米开外就是王安石雕像。雕像颇具王安石神韵，昂首挺胸，目视前方，一手抚腰带，一手甩在身后，似行走状，风尘仆仆，上唇凸起，一副执拗的改革家形象凝固在大理石基台上。我正望着雕像出神之际，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四五岁的小姑娘来到雕像下。妈妈指着雕像问小姑娘：“这位爷爷是谁呀？”“王安石。”小姑娘答。妈妈问：“能背一首王安石的诗吗？”小姑娘张口便来：“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童音清脆，语速很快，像完成任务一般。得到妈妈表扬之后，小姑娘又开始背诵另一首《书湖阴先生壁》，边走边背，声音和人渐渐走出了我的视听域。看到这一幕，我似乎看到文学恒久力量的传递。

王安石的诗造诣很高，钱锺书先生说：“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尤其是他的诗。”钱先生对王安石的诗评价也特别高：“荆公兼擅各体，而五七古、七绝尤为粹美。其古诗凝而不生涩，有力于欧，劲于梅，劲而能适，未配放耳。其以文为诗处，直起直落，北宋无第二人。”

王安石雕像背后是主楼熙丰楼。熙丰楼是一座仿宋式两层楼阁，展示王安石生平史迹和文学成就。与王安石传记、研究等汗牛充栋的文字相比，展馆里边图文并茂、提纲挈领的介绍，只能说是呈现了一个简约版的王安石。

有时到纪念馆参观，我多自行匆匆走过，然后出门，看看馆周围的布置和风景。我并没有在熙丰楼流连多久，出来坐在这块太湖石上，消磨半天光景，看这美丽的庭院和荷塘，看这雕像背后那个伟大而复杂的灵魂。

三

出临川赣东大道上的王安石纪念馆，车行不远就到达文昌大道中端的汤显祖纪念馆。

汤显祖纪念馆更像一个汤显祖戏剧文学公园。这里开阔，舒朗，占地面积

180亩，山丘起伏，林木掩映。除了与其他纪念馆相同的常规项目诸如雕像、阁楼、展厅之外，还根据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剧剧情景结合园林特点设计了“四梦村”，艺术再现了牡丹亭、三生桥、黄粱饭店等20多处景点，历史的戏剧回到现实之中，有穿越之感。这一点，无疑是汤显祖纪念馆最富创意、最吸人眼球的地方。

我来到主展厅清远楼左前方不远的牡丹亭，择一台阶坐下。眼尖的人会发现，这座牡丹亭造型有些奇特，六柱六角飞檐之上叠有一个六角飞檐，然后再戴上一个欧式尖顶，古朴又可爱。这座中西合璧的牡丹亭隐藏了设计师的一个“小心计”，暗示汤显祖的伟大，他是同西方的莎士比亚“双星并耀式”的人物。最早将中国的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是日本文学者青木正儿，1930年他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感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汤显祖比莎士比亚大14岁，两人在1616年同年去世，这一年去世的还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那一年，可谓世界戏剧“星空”暗淡的一年。

坐在亭内，凉风悠悠吹来，惬意舒坦。如果杜丽娘来此，看到如此美景良辰，定会唱起来：“春啊，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春困人乏好瞌睡。正是这一瞌睡，一个漫长而美好的春梦开启了“牡丹亭还魂”的伟大故事。我坐在这亭里毫无用意，望着远处汤显祖汉白玉雕像，想着他名震世界的《牡丹亭》……

《牡丹亭》无疑是汤显祖最经典的作品，百读不厌，百演不衰。用今日的眼光看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具有如此艺术魔力呢？我想个中缘由大略有三。

将情的力量放大到极致，但故事的情感逻辑和情节逻辑又严丝合缝，极具说服力，让你不得不信且沉迷其间。这一点在戏剧与小说中独树一帜，甚至可媲美《红楼梦》、《牡丹亭》开辟了另一条写情的路子。《红楼梦》写情，写的是泛情、孽情，写贾宝玉这一情痴在“孽海情天”中偿还情债，情债难以还清，终究“厚地高天，勘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牡丹亭》写情，写的是激情、至情，写情女杜丽娘想柳梦梅想疯了，写柳梦梅想杜丽娘把她想活了，汤显祖说：“生而不可

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美好的至情，因人类稀缺而有永恒价值。另外，其中的叙事逻辑又无可挑剔，比如写死去的杜丽娘复活，这一情节容易俗气和生硬，汤显祖似魔法师，施以艺术魔法让这一情节既符合现实逻辑又极具艺术说服力。汤显祖写丽娘回生，借用了两个细节，一是唤醒掌管破土开棺的土地公公，乞求他同意——这是理论逻辑；二是开棺还生之后在这牡丹亭内进还魂丹——这是行动逻辑，这两个逻辑确立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艺术世界。

性爱写得让人心跳又不色情、不淫秽。作家写性爱是对自己艺术品位和文字功力的一大考验。很多作家一涉足就露馅，要么直白让人不适，要么艳词俗句让人无感。汤显祖的厉害之处，是把性爱写出了雅意。他写得很大胆，很撩人，有动作，有细节——“和你把顶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揠着牙儿舌也，则待你恁耐温存一晌眠”；他也写得雅意、烂漫——“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小说家陈忠实曾谈到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他说色情与非色情的界限在于是否作为诱饵，是否引起身体反应。汤显祖显然更高一个层次，写出雅意又动人心。

追求自由人性的努力。汤显祖身上有反骨、傲骨，他反对僵化的程朱理学，相信“性灵说”，与提出“童心说”的李贽是好友。李贽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心的。”童心即坦然、真诚、自由之心。汤显祖的自由心性借着《牡丹亭》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奇崛故事畅然表达出来，正所谓：人鬼情未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我视线中的那尊汤显祖雕像，在阳光内闪烁着雅白之光，他的样子儒雅中有风骨，坚定中透出一丝忧郁。雕像基座四面刻有“情、梦、戏、性”四个字，这四个字任你组合皆成文章，既是对《牡丹亭》的概括，也是对汤显祖一生的概括吧。

离开临川前，我去了文昌里的汤显祖家墓园，这里埋葬着包括汤显祖在内的汤家六代人。我朝墓地三鞠躬，表达一位小文人对一位大文人的崇敬，也表达对伟大作品的崇敬。

【我思我想】



一山是柯，一垌是洋

■陈其彬

柯洋，位于闽清县十一都东南部的小山村。或许是天有意的惠赐，它由漫山遍野的柯木和三十六个小洋组成，像三十六颗星星点点散布在柯洋七十二亩群山峻岭之中，前拥后簇，高矮参差，撑起青天一片，星光璀璨。

柯洋是一座千年乡村，它的历史要从北宋说起。柯洋村志记载：北宋年间(960)，黄、张等十五个姓氏的族人，先后从本县五都六都和十一都一带迁入柯洋落户。当时的柯洋是原始森林，山上长满柯木，所以人称柯山。刚开始，柯洋人口稀少，丁不上百，户不过十几，作为人口大户的陈姓先祖是后来者居上。

北宋时期，柯洋山虽然有人落户，但柯木的开发价值还未被发现。到了明正德年间，陈氏四世祖陈文奎经营木材生意，经常往返于柯洋与福州府衙一带推销木材。一次，他从市场上得悉，柯木市场前景看好，于是他便回到柯洋山与宗亲商量，砍伐山场柯木，从柯洋水运到闽清县城销售，单价比其他原木高出二三倍，生意兴隆。在陈氏宗亲的带动下，柯山各个姓氏宗族开始大力种植柯木，发展林业生产，柯木成为柯山百姓的重要经济收入。

如今，行走于柯洋山，可见大片大片的茂密树林，树影森森，碧翠欲滴。不少柯木、樟树、松树、杉树等都有百年以上树龄。尤其是文垌里洋那片山头，树龄最大的柯木已有五百多年，被当地称为“风水林”，并得到保护。

“柯洋柯洋，先柯后洋。”柯木给柯洋百姓带来富足的生活，人丁开始兴旺，住房逐渐变得拥挤。为此，各个姓氏族长开会协商，大家划定山头，依山择地，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有序开疆扩土，聚族建房，由此形成柯洋“三十六洋”雏形。陈氏宗族人口增长最快，至民国时期陈氏人口已达上千人。陈氏现有人口二千五百多人，占柯洋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柯洋之“洋”，是从田城演变而来。早期，各姓氏宗族先进入柯洋地界后，依照“躬耕陇田”的农业生产模式经营山垌，在山垌里垦荒种田，山上开山造林，山脚建房安居，林田厝居共处。这时的“垌”与“洋”的概念基本相当，只不过受限于当时古人的思想认识程度，仍叫“垌”。清顺治十八年(1661)，陈氏十二世祖陈德、陈益两兄弟入朝为官，受到清朝与洋夷通商的影响，兄弟俩极力倡导家乡宗亲把“垌”改为“洋”。

青山绿水之中的柯洋，每个“洋”面积不是很大，小的只有二三十公顷，大的也不过百余公顷。坐落南北走向的各个洋，按山坡的高低度来取舍洋名，有岭头洋、岭尾洋，还有上洋和下洋等；而东西走向的洋地势比较平缓，则以前洋、后洋以及前坪洋、后坪洋来分洋名。

总之，柯洋“三十六洋”都有一个美丽的洋名。多少年，有的人叫“垌”，也有的称“洋”，可以说是垌洋结合，各有所称。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有关部门将“洋”改为自然村，但当地人仍称作“洋”，这是山里人的习惯，也是他们对祖先开发出这块土地的敬意。就这样，柯洋“三十六洋”不声不响在民间中流传下来。

柯洋，是山是柯，是青色；是垌是洋，是绿色。青绿相交，经纱缱绻。这个神秘的地方，总有那么一天将撩开面纱惊艳众人。

【风雅闽都】



是艺术，是爱情

■月旦平



李爽和阮余群夫妻合影(受访对象供图)

位憨态可掬的学长。阮余群的乐观、爽朗也让李爽产生了好感。

家庭、生活与艺术

恋爱长跑近八年，2011年李爽和阮余群举办了婚礼。2015年大女儿诞生，2019年二女儿出生，小家庭变得热闹了，但也增加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负担。为了有更多的精力投入艺术，即便他们在北京有自己的居所，还是选择在歌剧院的边上另租房子。现在大女儿8岁了，和他们共同演出了多部歌剧和音乐会，他们希望自己的艺术基因能传递下去。对于孩子们未来的成长道路，阮余群说：“老二也爱唱歌，特别是在给学生上课时，她就在身边哼着一起唱。未来是否培养孩子们，尊重他们的选择。”

谈及两人日常中的艺术交流，李爽说：“我们都是美声唱法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我们随时随地讨论演唱技术，在制作和享受美食时，在途中，在琴房，在比赛候场，在一起带娃的时候，都在讨论声

乐技术。”不管是上学恋爱时期，还是毕业后的工作中，他们既是夫妻，还是同事，也是各自的老师，可谓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从学生到职业演员，李爽和阮余群的歌剧道路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出来的。他们在《游吟诗人》《图兰朵》《卡门》《艺术家的生涯》《霸王别姬》等歌剧中间台演出，饰演重要角色。

2019年年初，中央歌剧院新创的、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民族歌剧《命运》在阮余群的家乡福州上演，阮余群饰演了剧中的女主角。此时，观众不知道的是，其实她是两人饰一角，因为当时她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为了安全着想，领导和导演在征求她的意见后，在演唱及舞台调度上做了调整，最终出色完成演出，为家乡父老送上最诚挚的深情。据悉，深爱家乡的阮余群，每年都会携丈夫李爽回家探亲。探亲间隙他们合体会登台献唱，用高亢嘹亮的歌喉和情绪饱满的演绎，为罗源的父老乡亲们普及歌剧的魅力。

新的歌剧征程

阮余群刚入职中央歌剧院就饰演了歌剧《霸王别姬》中的虞姬一角，后与李爽一同前往美国巡演，见证了美国观众对此剧的热情，成为2008年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从《霸王别姬》开始，李爽和阮余群参与了诸多中外艺术交流演出，他们还出访过瑞士、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演出剧目《图兰朵》《游吟诗人》等。不仅是国外剧目，他们还把中国的优秀歌剧作品带到国外，如赴意大利演出《红军不怕远征难》，赴吉尔吉斯斯坦演出《玛纳斯》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常与侨联等团队出国演出，唱出中国故事，唱响中国特色，歌曲《我爱你中国》是阮余群在海外舞台上的必唱曲目。学习国外优秀的文化艺术，带回国推广向人民群众，同时将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播到全世界，这是他们作为青年一代的使命和担当。

前不久，李爽和阮余群在中央歌剧院新制作的歌剧《托斯卡》中分别饰演男女主角“卡瓦拉多西”和“托斯卡”，导演把这一版的《托斯卡》的故事背景放到了民国“日伪”时期，这种改编也让他们以全新的姿态挑战角色新高度。

对于此次演出，阮余群说：“这应该是我近年来的一次艺术新高度、新高峰的攀登，也是我们俩步入40岁这个年龄段的代表作品。非常荣幸也十分珍惜，音乐的感染力、戏剧的冲击力、技术的挑战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十分令人享受的艺术创作过程。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舞台合作许多，但像此次真正情侣的角色关系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合作，它让我们彼此期待与珍爰。”

【人物故事】



海岸线的音符

■万代辉

玉沙海滩

海门深处的浪花，沿四季的潮汐盛开，金色的风，吟咏跌宕的蓝色诗行。

一滴水可汇成海，一粒沙能积聚成塔，邂逅玉沙湾，心里装填蓝白相间的风景。

一串串一行行，沙地的脚印如蝶，马鞍藤盎然其间。敞开心扉，我和沉默的礁对视，匍匐在芸芸众生里，看潮来潮往的境遇。

鸥鸟翩翩，掠过岬角；阳光下喋喋私语，与岩石耳鬓厮磨，生硬的凤有了甜蜜的柔情。

渔村泊在惠南海湾，枕着波涛，翕张吐纳，裹挟一缕波澜壮阔的千年乡愁——

景炎年间，前方的獬豸湾，怆然的悲歌，止不住南宋末帝海上逃亡；

三湾十二港，“海丝”梯航万国的商船列阵；

大明王朝，回旗村口“接客亭”，留下郑和下西洋登岸拜谒的虔诚；

三百年前闽海沿岸，挥师收台的鼓角相闻；

岁月不居，大浪淘沙，弯弯的海滩，握一把金黄的镰刀，收割历史的悠远回声。

后港古街

沾染月色的古街，如水泛动时光的悠远，石壁的藤蔓和古榕隔空对话，无声履约，许以残墙拱手作揖。

五脚基的石柱，不再新鲜，淤积岁月的风霜；矢志的直立，撑起风雨无阻的万丈雄心。

耕海牧田，追逐昼夜的希望。窗口飘过的炊烟，渔火点亮的向往，是村庄千百年守望相助的日子。

鹅卵石打磨光滑的路面，在古街拐角，触摸岁月深处的风华。

阿公门前一壶浊酒，邀来一片星月对酌，醉了天地醉了大海；阿嬷灯下穿针引线，写满生活的严丝合缝，补了白天补了黑夜。

一里长近百月商铺，上演一座村庄的传奇，在石头砌垒的空间下，品尝千帆纵横和渔村的酸甜苦辣。

白石、绿榕不曾离开，哪怕古街的喧闹归于宁静，这段通途依旧丈量久远的勤勉家风。

盘根错节的古榕，根须系满青春和烂漫，在敞开的窗口旁逸斜出，似乎有双水灵的眼睛，透过枝叶扑入羞赧的红军。

【散淡文字】

